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廣陵集卷十五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英跋

欽定四庫全書

廣陵集卷十五

宋 王令 撰

詩

送錢公輔赴舉

廣庭簪紱立差肩黼坐雍容第（一本作當衢）（一本作策）衆賢士得采衣如畫錦人瞻歸馬若天仙況提巨筆乘時出應有高文與世傳我久疎慵無壯思聊傾病耳待江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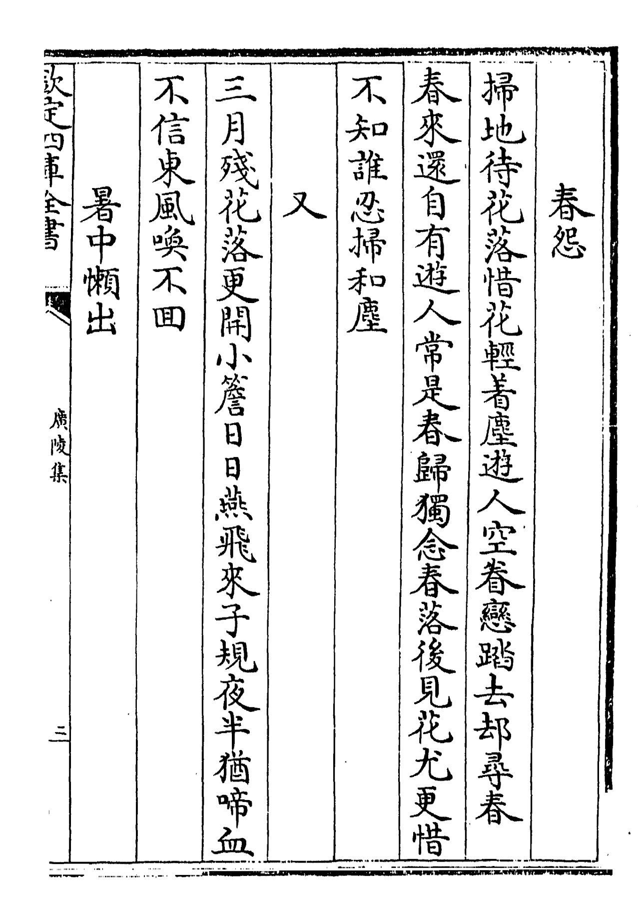
春興

眼前紅緑日加增欲遣春愁興未能安得好花渾自實使無閒地得生荆欲圖一本作願圖長醉貧無計起逐東風懶不勝芳草斜陽正柔一本作姿媚益知高處不堪登

庭草

庭草緑毰毸庭花閒自開長鴻抱寒去輕燕逐春來時節看風柳生涯寄酒杯傷春欲誰語遊子正徘徊

平時已多病春至更蹉跎惡土種花少東風生草多客愁渾寄泪野思不堪歌獨有詩心在時時一自哦



春怨

掃地待花落惜花輕着塵遊人空眷戀踏去却尋春

春來還自有遊人常是春歸獨念春落後見花尤更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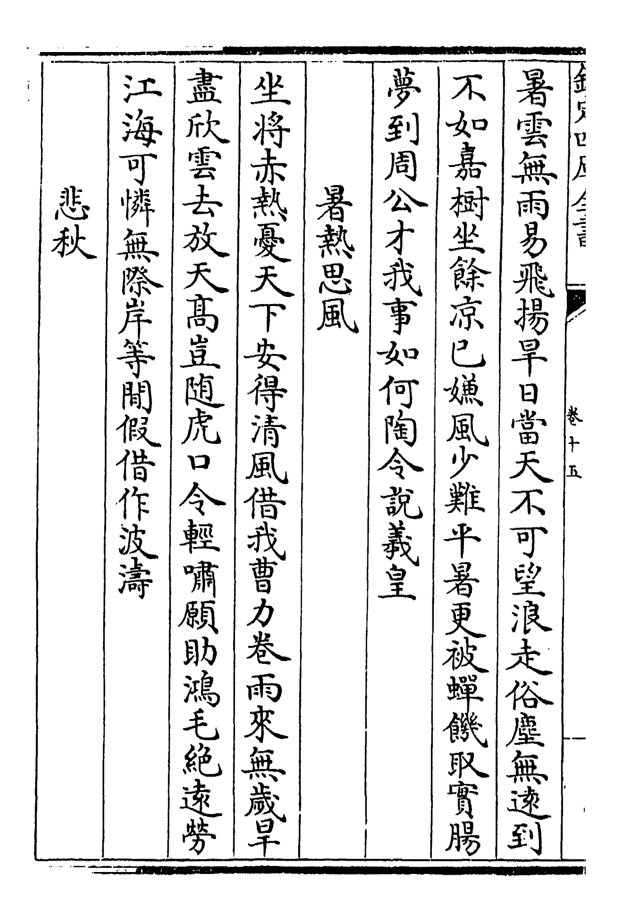
不知誰忍掃和塵

又

三月殘花落更開小簷日日燕飛來子規夜半猶啼血

不信東風喚不回

暑中懶出



暑雲無雨易飛揚旱日當天不可望浪走俗塵無遠到不如嘉樹坐餘凉已嫌風少難平暑更被蟬饑取實腸夢到周公才我事如何陶令說羲皇

暑熱思風

坐將赤熱憂天下安得清風借我曹力卷雨來無歲旱盡欣雲去放天高豈隨虎口令輕嘯願助鴻毛絕遠勞江海可憐無際岸等閒假借作波濤

悲秋

歳事荒凉晩易悲西風日夜弄寒威秋來寡婦尤勤織誰是行人未有衣常恐衰顔隨節換空看落葉倚風飛從來最是悲秋者况是悲秋客未歸

秋日寄湍子權

樓前暮靄暗平林樓上人愁意思深未必薄雲能作雨從來秋日自多陰三年客夢迷歸路一夜西風老壯心欲作新聲寄遺恨直絃先斷淚盈琴

次韻介父冬日

客夢愁生枕雞號喜向晨朔風能動地短日更隨人宮柳看埋湅江梅想漏春淹留歸未得塵土暗烏巾

白雞冠花

如飛如舞對瑶臺一頂春雲若剪裁誰為移根蓂莢畔玉雞應為太平來

去草

毿毿出土初如直嫋嫋隨風競自斜漫借人鋤勞剗拔只消夜雨又萌芽良田力盡農夫嘆直道春荒志士嗟

滿目青青盡蕪蔓更於何處問蓬麻

次韻和人古松

直枝難立一本作與鳥徘徊地瘦根孤一本作孤根礙石田山野不逢終更老閭閻無用始為材更無匠伯身嘗過祗有幽人眼暫開誰與一本作向東一本作春風記霜雪爭令平地肯栽培

大松

十尋瘦幹三冬綠一畝濃陰六月清莫謂世材難見用

須知天意不徒生長蛟老蜃空中影驟雨驚雷半夜聲
却笑五株喬嶽下肯將直節事秦嬴

松

直道峯峯日蚪拳雷扶偃龍出靄烟一本作長枝冉冉叢龙龙龍失風雷卧橋拳
但假深根常得地何憂直幹不扶天雖然世匠遺
掄度肯與凡材較後先可惜春一本作東風愛桃李獨令霜
雪漫年年

和人雙柏

一時封植由誰力萬古樵蘇偶自全不惜以材同失地好留更老共支天人疑久有神靈守客愛生無雨露偏為語長松號孤勁得秦封爵果何緣

慈竹

不求丹鳳食不學景龍吟自有慈仁意相依歲月深潛符君子道可媿世人心徒爾秋郊外青青數畝陰

落葉

暮秋木落剥霜紅俄覺平林一夜空茂遂本憑枝幹力

却辭枝幹逐西風

不雨

去歲秋霖若決川今春不雨旱良田道邊老幼饑將死

雲外蛟龍懶自眠赤日有威空射地清江無際漫連天

誰將民瘼戕雙闕四海皇恩一漏泉

雨後

毿毿柳色緑垂齊草引青天去自迷人說春園有尋路

我嗟荒徑正行泥蝶多平日渾如夢花好誰家又有蹊

兒女狂嬌隨馬逐鬲眠可惜日垂西

約僧宿北山庵先寄平甫

上人合動山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屐操節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霜鬓與君看

和人久雨

拂拂春郊起綠煙羣農日日望豐年龍移海去遺天漏蚓得泥深樂地穿憶酒有心吞俗價傷春無語寄哀絃

無田却作無憂者贏得豐凶一聽天

對月

柳梢地面絶微風一片寒光萬里同氷骨直疑潛裏換塵心一本作襟都覺坐來空蚌胎有露珠成顆蟾窟無雲玉作宫莫怪幽人吟到曉不知清興自無窮

夜月

可嗟落日志悠然便有羣星出見天夜月自明人自愛不妨人亦閑門眠

孤雲

一片孤雲逐吹飛東西終日竟何依旁人莫道能為雨
惟恨青山未得歸

晚晴寄淵子權

常恐朝陰至夕曛好風吹去信多勤得逢白日忽開眼
可惜青天尚有雲安得植梯懸碧落共操長帚掃妖氛
恨無玉纊充天耳垤鸛鳴鳩願不聞

晚虹

晚虹隨雨過山巔誰捭青雲倒掛懸可惜兩垂空到海不令一直徑冲天不堪暮靄難相蔽嘗到斜陽亦可憐好使渴來能劇飲且教溪壑減清淵

春城望湖

春城綠野鬱相望開容開來興自長不見暮雲成宿雨空看芳草到斜陽花生惡土終成笑蘭不逢人自信香雖有塵纓無處濯坐觀漁者濫滄浪

樓上望湖

樓上人腸渴欲枯樓前終日望平湖無舟得往滄浪去

為問漁人得意無

江上

冪冪江城沒遠烟暮雲歸族忽相連春江流水出天外

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蕚春深翻淺纈柳花風遠曳晴綿

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

野外

綠野愛平寛偶來或永嘆村兒駭車馬野犬吠衣冠亂

草無閑地斜陽有去鞍良田半蹊徑始信直行難

暮歸馬上口占

林密村村暗寒鴉一本作鴉寒處處啼水光連野白雪意逐雲低風勁童呵指泥深馬失蹄客心兼暮色歸去兩凄凄

小雨

平生從事漫徒勞時以休閒近酒醪東海可從誰自重南山如與客爭高老將日月來雙鬢生委乾坤寄一毛

更展韋編探萬絶懶從人世問滔滔

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蹤已夫鳳鳥今不至行矣鱣鯨非所容且把心胸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畝殊難得死爾西山尚有從

送和秘校

野客從誰忽解顔樂聞髙論厭樊間致身富貴時寧少仕道功名古亦艱好説青山從我老當分白日與君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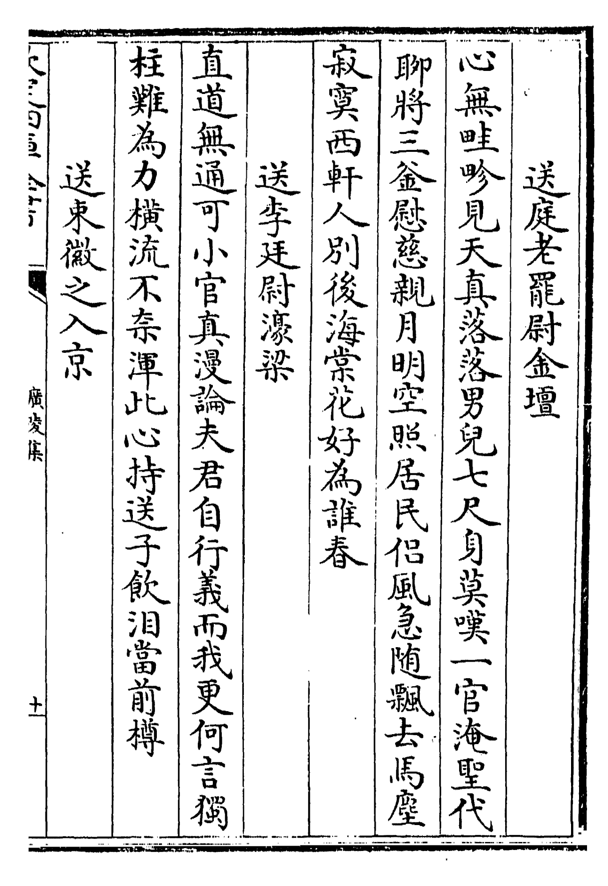
扁舟聞說明朝別何日音書可到山

送聱隅黄先生

黄風吹土截天横瘦馬着鞭驅不行尚說苦心酬直道
誰知白髪為蒼生平時夷狄恬忠盡常日公卿足仰成
雖有英雄無用處却令老去買牛耕

送周器之歸潤再索

何須别子始沾衣久有江南去夢飛為語青山幸相望
壮夫終不白頭歸



送庭老罷尉金壇

心無畦畛見天真落落男兒七尺身莫嘆一官淹聖代聊將三釜慰慈親月明空照居民侶風急隨飄去馬塵寂寞西軒人别後海棠花好為誰春

送李廷尉濠梁

直道無通可小官真漫論夫君自行義而我更何言獨枉難為力横流不奈渾比心持送子飲泪當前樽

送東徽之入京

出處身之道窮通命有時九門無直謁千里去何為南畝春耕近西風去馬羸白雲况多恨歸計莫令遲

別陳樂院

客居平日有誰親一別三年百病身為道難言輕感慨羨君無病更醫人

寄介甫

天（一本作高）門庶陛欝（一本作益）巍巍勢利寧無淡泊譏誰與跖徒爭有道好思吾黨共（一本作自）言歸古人踽踽令何（一本作誰）

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

奉寄黄任道

蒿萊日日没幽居時得新詩亦自娱為有遠懷希稷禼或時飛夢見唐虞久諳末俗難謀道益厭庸兒妄問儒絕筆斷絃無意寄笑將遠目晩清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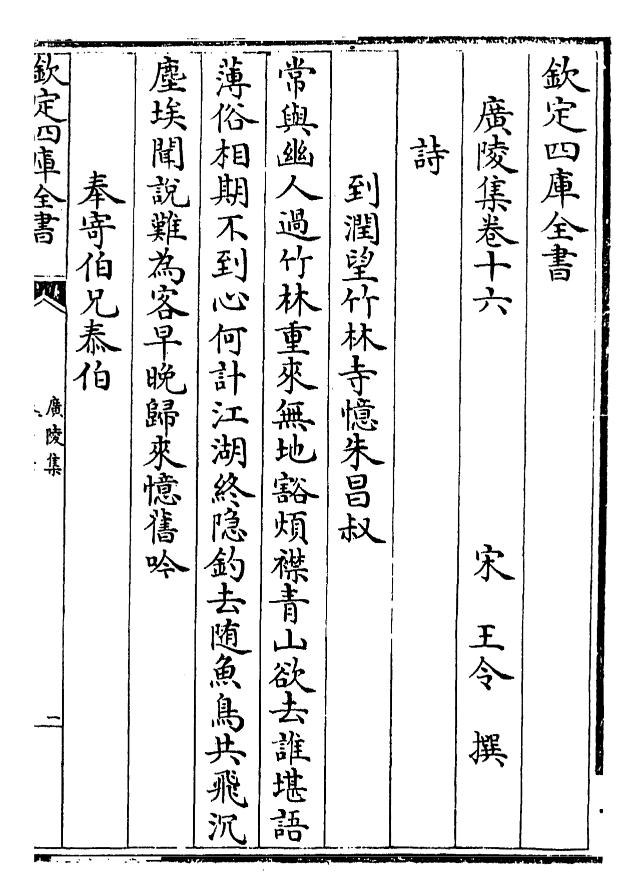
奉寄朱昌叔

勞勞怱怱欲誰從要有田園去自終哀俗末知誰得失

古風期與子窮通三年客興看秋葉萬里歸心寄斷蓬

知有世嘲無意解自慚踈懶甚揚雄

廣陵集卷十五



廣陵集卷十六

宋　王令　撰

詩

到潤望竹林寺憶朱昌叔

常與幽人過竹林重來無地豁煩襟青山欲去誰堪語薄俗相期不到心何計江湖終隱釣去隨魚鳥共飛沉塵埃聞說難為客早晚歸來憶舊吟

奉寄伯兄泰伯

心迹牽覊逐埶分一生襟抱向誰論十年漂泊迷南北千里憂思厭夢魂書託遠懷期日月眼和哀淚望乾坤何時得就歸來賦老守桑麻聚一門

奉寄崔伯易

功業嘗聞亦有時可能天命出依違終看世態真何道不得吾心自合歸一本作厭從流俗學依違已知茲世非吾事况有斯人起我歸廊廟得逢應有義草茅雖老尚知非秋來客况無他異時向西風誦式微

寄滿子權

窓前干枕夢忘還門外清風晝掩關天下誰當千古後牀頭自笑六經閑能將道繫窮通裏安用身居進退間自愧公心猶有蔽清時無日不思山

又

終年謀食亦何得浪取窮愁只自侵餓死有時非正命勞生幾不愧常心百年此去塵埃在一本作滿萬古從來意思深莫說山林是輕往窮來無計得山林

寄李君厚

一笑東風去十年重來稚子已差肩脫衣呼客家聲舊把酒論心士氣全病驥遠思牽直道老鷹秋夢入青天自言出處身無累一把窮通寄自然一本作自言暮齒雖憔悴醉胆猶能忽十年

寄湍粹翁

湍子吾逢久皇皇未見間老成終到孔窮死亦為顔學術思無際誠明去一間吾雖有心者力苦未能攀

強顏寄任道子權

強顏求世亦何從甗石時時得復空何日能無寒餓役此身得與聖賢終人生汲汲須高致世態渾渾未易窮安得相逢共相語荒城回首又春風

招夏和叔

矻矻雕鐫役俗兒六經塵土有誰吹我追往聖思前躅子茍安行即後時大過定為當世福不逢猶作後來師思量最是男兒事此外吾曹不足期

贈崔伯易

嶢峊惡面掉蒼鬚中道時時自笑呼但怪佯狂輕去俗果聞髙論足開余惡看富貴庸男子喜見徜徉隱丈夫我是自髙無許可今朝為子一長吁

贈裴仲卿

匣劒光芒射斗牛持携天下洗人仇英雄心胆老猶壯道路風塵行未休名重更須完小節義高何必論閒愁濛濛細雨陵陽市折取重梅上酒樓

寄都下二三子失舉

翹翹數子拔羣倫落筆文章妙有神清世暫時藏琬琰
紅塵終不卧麒麟淹留京國三年客牢落江河一病身
得喪窮通雖付命雙眉忍淚已沾巾

又

太學虀鹽共苦辛寒窓筆硯日相親梁王臺畔一分袂
揚子江頭三換春篋裏黄金須買酒鬢邊白髮解欺人
窮通得喪誰能定況是男兒有此身

李南夫罷舉歸隱

夢寐風儀近十年塵埃無路覩雲天清朝未得榮簪紱黄卷何妨樂聖賢物外高情誰與共人間佳句已爭傳欲知富貴終難動一片丹心本寂然

甫里

甫里先生得古風放身全入隱淪中足磨漢榻星辰動筆挫吳天物象空往事欲尋人寂寂舊田安在雨濛濛當時引重髙才者誰是曾來一畆宫

次韵朱昌叔見贈

雖無才學可人羣偶有誠心與古親玆世幾人能永富此身何恤不終貧生無簪紱身寧屈死有詩書志尚伸自匪與君嘗素計斯言何敢易謀人

次韵滿子權見寄

當世雄圖不可懐退居蒿艾自沉埋門無來足荆生道病不能鋤草上階自是直方違世易况將踈懶合人乖無由與子同樵種田首平林浪可柴

和東熙之論舊

當年齠齔偶同門餬口重來已十春仰嘆早成渾屬子始知老拙盡輸人火烟論友勞薰灼桂蘗為生合苦辛待看聖賢堂奥去願持箕帚掃遺塵

謝東丈

喜赴西拈足屢蹉自慙愚鄙取無他能終未學生何幸得活諸孤賜最多愧面未甘徒已矣報心全寄命如何須知下客終思用不必時時彈鋏歌

答許勤之

不作明堂柱石一本作唐虞稷契　臣要當歸去老江濱不知何處田堪買拋却浮生一片塵

答劉成父四愁詩

倦客維揚每自悲有時雙淚等閒垂眼前所識皆庸我天下為憂可語誰把臂便嬉逢子晚開縢乃見起予詩卷舒萬徹吟千遍此後多應手有胝

謝成父

舊說詩無三百年于今拭目讀君篇已嗟吾道微如綫不意斯文未喪天金玉有聲情不俗蕙蘭之臭美尤全塵埃滿眼逢何晚氣類相期久合堅以義求人令遂得于心無媿果為賢不須刺口論憔悴吾輩一本作黨悽惶自古然

還蕭幾道詩卷

武夷山骨揷青㝠秀氣中蟠產俊英髙似君平于市隐窮如東野以詩鳴騂騮老騁青雲足緑綺純含太古聲

顧我自憂哀病久為君雙眼暫時明

再次元韻答幾道

塵寰擺落到鴻冥始見當時遁世英叢棘敢思丹鳳至寸莛慚叩巨鐘鳴須知奔競浮榮路未若喧傳不朽聲此道固為流俗笑苟非夫子欲誰明

謝幾道見示佳什因次元韻

曾酬唱和向家溪嫫母終慙敵艷妻豈意誤將三獻玉翻來輕博一丸泥利能絕地同莊劍巧可凌雲上魯梯

巾衍珍藏雖已固秖愁飛去化為霓

又

篇篇光絶奪春華中有純音正不邪跛鼈久慚追駭足降旗今已怯崇牙清新格調空吟諷猥冗言辭自咄嗟為我指迷終有得曲蓬從此長叢麻

偶古

卒卒往來舟翻翻逐利謀中流誰自溺方去不回頭

思歸

平生孤憤自潛然不作春蠶但食眠干禄有心羞枉道
無田虚日望豐年每將浩嘆期黄卷已許多憂競白顛
舊笑古人輕獨往近來還自憶林泉

秋日感憤

擊劒髙歌四顧遐男兒何事繫如瓜蛟龍不是池中物
燕雀烏知隴上嗟命有儻來猶未耳天徒生我使窮耶
謝安未是才難者底事蒼生却慼誇

又

坐晩歸鴻起自嗟西風吹落淚痕斜聚書老懶堆塵楮秋劍寒酸蟄鐵蛇自是卧龍猶戢角浪嗟穴虎向生牙從來思擲班傭筆况是西山舊有家

襲襲

襲襲前修與後生要言髙爵是身榮却將獵較誣師聖不見三年學有成

病中

十日身無一日寧病源知向百憂生寒侵騏驥應方瘦

蠹滿梗楠豈易榮小閣晝閑書帙亂畫堂風静樂羅聲

北山扶杖終歸去寄語岳猿莫曉驚

寄介甫 時為郡牧

已推事業皆歸命空有文章自滿家借使牛羊雖有責

豈于鳳鳥獨無嗟人留孟子皆非道客議揚雄正自譁

賢哲相望每千古得逢猶設與時差

上杭帥吕舍人 溱

玉海澄中粹金山拔外佳無前誰與敵獨進不容偕列

象明星壁遺思結舘娃（蘇為舊治）一麾迎日下四海望霖乖令見詢僉允從來注意諧推溝常已任濟域定民皆富裕吳中俗優游治外懷樽環常滿客醉擁坐添釵賤子儒名業平生客旁淮塵埃方困頓時命兩沉埋居拙思營窟炊窮欲析骸毛生彌衢刺麻繫呂匡鞋海遠狂圖酌天高妄欲階請雖非久得來實為貧嗟況是常瞻目將希未施崖雖然愚者慮庶享惡人齋肉骨非難力銘心謝莫涯定須為進互庶或未愚柴

上邵寶文 必

出處身之道窮通命所關孔猶聞宋逐軻亦退梁還玆道方中否流風有後艱客來方病憲人戚不堪顔士有髙山仰身嘗送駕攀徑心思古到獨手欲令扳憔悴窮年學乖踈五兩綸魚鹽聞古隱畎畆識令閑蹈海時何謂無田力亦孱清醒甘澤畔富貴忝堦間進壯羝羊觸行屯乘馬班食貧欣道在慍見笑兒頑時已輸雎雉心猶恥瘠環偶逢邦有道喜睹涕無潸觀水求窺海知天

顧適山雖歸滕國聖尚賤許行蠻進効無横草希仁等棄官聖門猶進慼恵政况先鯀自道非能賦幾希不敢刪誤知何一本作取以報忠信赤心殷一本作奚

贈致政郭大丞

冠蓋冲冲語退居幾人年少褫銀魚風波脱去都無累日月閑來静有餘一斗獨傾花下酒五車時晒腹中書論詩深媿非商也敢大丞洪飲而自儒書之外浮圖老子陰陽方技之説無所不覽故云向邸門望起予

閑居奉寄幾道

門前一徑長寒莎耳冷不聞車馬過踈竹有風堪待月空庭無雀可張羅道心自覺閑中得懶性還從病後多回首西城望詩老此心此性復如何

廣陵集卷十六

廣陵集卷十七

宋 王令 撰

詩

慵

衣冠慵整髪慵梳萬事從來静有餘却笑嵇康慵未得區區猶作絶交書

金山寺

萬頃清江浸碧山乾坤都向此中寛樓臺影落魚龍駭

鐘磬聲來水石寒日暮海門飛白鳥潮田瓜步見黄灘當時戸外風波惡祗得高僧静處看

登甘露寺閣

忽忽勞生歲月催時偷高跡出浮埃風沾草樹江朝動春入川源緑夜田欲出壯懐臨八極可無樽酒到高臺江山不與人相語似待忘言野客來

讀西漢

漢得孤秦萬弊時當年丞相要無為洛陽年少空流涕

誰謂書生果有知

讀東漢

漢鼎重炎逆血熬當時天子亦勤勞不能乘作唐虞計未會嚴陵所謂高

讀商君傳

利害從來識所存固難輕重與人論趙良不自身為客剛欲都君使灌園

書孔融傳

戲撚虎鬚求不嚙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

武侯

三顧雖然志意一本作計深出非由道此一本作處何心平時一本

胸腹能多少且一本作只與犀兒梁父吟

叔孫通

弟子從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一本作失得亦頻頻一官所買知一本作曾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

韓吏部

宣尼夾谷叱强齊吏部深州破賊圍始信真儒能見用可爲邦國大皇威

讀老杜詩集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自是古賢因發憤非闗詩道可窮人鐫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塚耒江濵

讀白樂天集

北邙山下一孤墳流落三千綺麗文後世聲名高白日當年榮利等浮雲屛除憂憤歸禪寂消遣光陰在酒醺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

過伍子胥廟

西風蹤客倦遊吳弔古心懐此暫舒鬼籙久應除佞嚭民思今果廟神胥雖然邪正皆歸死柰有忠讒各異書回首舊江江水在怒濤猶是不平初

泰伯廟

古廟鬱崔嵬朱門儼道開令人不為讓閒或乞靈來

和人古劒

安知歲月幾經今傳記汗漫不可尋得自廢墟埋萬古

失曾飛將購千金客思秋水龍泉冷士嘆中原虎穴深

好與壯夫同隱約鐵房寒澁壁塵侵

琴

古風寥落欲何尋常記南風素意深閒說五絃絃不斷

欲于何處借人琴

不獨區區操縵間要期追逐古風還吾民有愠何當解學得南風不敢彈

謝張和仲惠寳雲茶

故人有意真憐我靈荈封題寄蓽門與療文園消渴病還招楚客獨醒䰟烹來似帶吴雲脚摘處應無穀雨痕果肯同嘗竹林下寒泉應有惠山存先有詩云寳雲更許同嘗否擬㑭重烹第二泉故有是句

和人孤雁

朔磧雲深憶舊行心驚漢月忽騫翔江南水濶無天地漠北沙寒有雪霜遠目送飛沉暮靄西風吹影過斜陽銜南未到歸何日須信張羅近稻粱

雁

萬里長為客飛飛豈自由情知稻粱急莫近網羅求闗塞風高夜江湖水落秋哀鳴徒自切誰謂爾悲愁

送雁

來時羣雁去相随病眼看天遠不知為有客愁歸未得

獨凭斜日望多時遲遲南國無春雪細細東風滿柳枝蝴蝶黄鸎有期約好加歸翥莫令遲

鵶鳴

庭前佳樹緑陰成樹杪飛鵶去就輕自顧主人無敗德豈嫌爾口有凶聲平生直道常多禍兩耳清風一聽鳴輙莫為人輕自重須知彈射易忘生

馴鹿

日日野心新籠檻外強馴祇消指馬相便有逐原人昔

起歌賓興今無伏圄仁豺狼好牙爪應笑角如麟

和人放魚

春溪水暖緑蒲沉兩兩遊鱗躍紫金必以直鈎應不得果知非命亦何心舟吞逺海鯨鯢老餌滿平湖網罟深縱爾豈知吾有意渭川人去事難尋

和人促織

秋虫何爾亦怱怱何處人心與爾同夢枕幾年懸客淚曉窓殘月破西風人思絶漠氷霜早婦嘆窮閻杼柚空

更有狐砧共苓寂平明華髪滿青銅

問促織

衰草風來響不一本作自知破窓燈滅月藏輝白頭老婦無機織卧一本作坐聽鄰兒懶打衣

苦熱

土燥木根焦禽窮自拔毛龍遺赤日走天避火雲高虎懼千山熾鯨憂四海熬風微不飽腹蟬亦為身號

和東蒙初九日不見菊登高

從來秋菊不曾栽敢向西風怨不開我自傷秋有高興
非關特為菊花來

簾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窣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
誰能暗室自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開隙須防燕解窺
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詆燕

金屋人嬌柰燕何暮簾好捲放來過今年已見燕無數

何況明年燕更多

燕答

春日樓臺暖氣低東風無主一本作着自東西尋常一本作人家簾幙有多少何處畫梁無燕泥

觀飲

不飲雖然合衆難何妨衆客自盤桓已看手足互顛倒更聽人人自謂歡

答耿奎

浮生飄泊委蓬蒿洴澼無封耿嘆勞心學古人方有媿
身從哀俗忽為髙苟慚枉駕千簞食肯謂非時愛一毛
末學從茲益知守善人不鄙與華袞

江上

浩渺烟波不可名我來閑自濯塵纓久思滄海収身去
安得長舟破浪行天濶水雲連黯淡日間鷗鷺自飛鳴
屈平死後漁人盡後世憑誰論濁清

洗竹

去年春筍密相扶洗去心圖翠色踈高節欲令人盡見
杜枝何惜手親除臨川常可持為釣待鳳猶能飽有餘
須看月明風勁夜寒聲薄影滿茅居

春夢

湘水茫茫春意闌岑郎一睡片時間誰知行盡江南路
枕上離家枕上還

秋日偶成呈杜子長顯之萬簡仲美劉丈

丈夫不合自窮愁藜藿先須天下憂君不唐虞皆我罪

民推溝壑更誰尤須將兼濟為吾事若只誠身亦我羞

滿紙古人皆有道如其所學願軻邱

歲暮言懷呈諸友

萬事無成只一吁窮年況復嘆窮途功名未立頭先白

貧病相仍氣尚粗富貴早知皆有命窮通料是不由吾

會須開口隨時笑一曲長歌醉倒壺

日益無聊賴偶成呈子長

一夕西風葉下柯羈人憔悴發沉痾窮來無子知難得

命薄于人可柰何困卧牛衣空有泪劇彈鐵劍不成歌

陶家壁冷塵埃滿何日雲雷起鐵梭

醉後

醉裡分明別是天最宜沉溺過流年平時政要全稽古

盛世朝廷不乏賢但得有生皆自遂不妨吾屬亦陶然

沉湘死屈如何者却把醒名欲自專

梅花

曉枝開早未多稠屢齅清香不忍收萬木已知春盡到

百花常負後來羞東風也合相和暖臘雪無端欲滯留
滿眼蕭踈正堪惜莫將橫笛起人愁
木瓜花
簇簇紅葩開綠荄陽和閑暇不須催天教爾艷呈奇絕
不與天桃次第開
蔬蘭
曉折寒蔬野圃間荒林深處有芳蘭世無賢士紉為佩
猶有幽人日取餐

廣陵集卷十七

廣陵集卷十八

宋 王令 撰

詩

九曲池悼古

剗地決洪波深流隱一本作引木鷟檣高帆繫錦堤煖柳藏河泰甚心方兆顛危念則那去都如脫屣東下若瘳疴殿脚千論女宮眉斛計螺迷樓捶空遠水調揭聲和忠切聞無路愚訣面自阿君顏未回笑賊首已稱戈運去

天移咢人遷地見禾當年遺廢沿及此尚名歌古往悲奚寄今傳跡未訛水寒波剌甲土老岸鬚莎落照留歸（一本作飛）鳥西風困舊荷暮林迷遠嶼夕靄瞑前波（一本作坡）亡國誰堪問羈人恨自多凭欄不成去歸意為蹉跎

寄宿倅陸經子履

勲業悠悠未可貪直須隨處酌醺酣君知仕路三無慍我與人情七不堪閒借朱衣為别乘想囬青眼憶高談東風尚有西行約甬水橋邊定解驂

太湖

西南無盡望吞恐齧吳郊海近私憑蓄天低不敢包蛟龍宜自宅螾蛭莫令巢遠浦纔分點歸檣畧認梢水乘潮更濶地過底宜坳鳥絕烟維斷風凌浪沓交大橋橫作畫別岸缺成文吟恐詩無氣圖憂筆費抄歸輸范蠡得官許季鷹拋志憶心應繫歸誇口定勞窮何須蹈海來好卜編茅著户生同隐居民釣自庖滄浪未容濯魚柑夜停敲

答劉仲美

莽莽晴川水寥寥病客舟來隨風浩蕩去逐雨淹留生計梁邊燕歸心海上鷗多慙故人句敧卧一長謳

平山堂寄歐陽公

廢苑繁華未可尋孤城西北路嶔崟檐邊月過峯巒頂柱下雲回草樹陰賓客日隨千騎樂管絃風入萬家深知公白玉堂中夢未負當時壯觀心

歲暮呈王介甫平甫

歲暮遠為客一身歸計深塵沙日翳翳雨雪夜陰陰喜色開南信悲懷動北琴感時須寂寞何獨少陵心

塵土呈介甫

塵土紛紛起處微祇隨風力亂噓吹高張白霧横宫闕低引輕雲暗路岐客坐昏蒙歸耳目人行斑白上鬚眉誰知霶霈天飛雨洗滌輕浮會有時

溪上

溪上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青陽溪深樹密無人處

祇有幽花度水香

金山

馬蹄行盡九州閒無處歡娛得破顔只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朝雲

朝雲飛飛來無窮暮雲漠漠昏相蒙閑來既自不成雨拂去安用遮長空擬鞭屏翳問白日更謫星伯誅長風晝一本作書令萬物被光景夜看北斗朝天中

登城

病來萬事懶自宜高城有樓間登(一本作可)躋來期清風脱日熱坐厭遠日看天低閑郊(一本作雪)草樹漫蒙昧落日燕雀爭依棲臨風一嘆人不會(一本作人誰會)直氣飛去添虹霓

招束伯仁杜子長夜話

久陰忽晴已可賞況復夜氣驅蚊藏清風逆回六月熱急雨借得三秋涼非惟歸雲人目快更有白月天心當從來萬古有未盡待子一夕心胸張

臨別爪州

十年來往常依依此日復去來何時青山有意退弗恐白髮不逢歸未遲乾坤不盡萬里望草木無限西風悲塵纓欲濯瑟獨潔滄浪流去清無涯

春意

春空漠漠多愁容春意冉冉隨歸鴻寒雲飛高不肯雨白日翳暗何時風閒花野草各意態濃烟弱柳相昏蒙北窓厭睡不知夜起見海月如秋空

雜誌

性說

或問性者何謂也曰難言也曰古聖人亦不言歟曰古聖人言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言是哀生民之愚也余業聖人者也敢廢言乎哉曰然則性何出也曰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其源吾心是也推吾心而以通萬物之心一心也是則性者萬物之源乎廓而無形象也寂而無兆眹也不日不月陰陽不能晦也不雷不霆氣象

所由應也天蒼然稟之而上也地隤然稟之而下也日月星稟之所以經緯也山川稟之所以融結也然則人介其間稟之粹者也人皆有稟之之資而不知所以稟也是蔽之也蔽之之來非一日二日也當湛然之時無思也無為也粘湛而情生則感氣而育矣感氣而育則溺之形質矣溺之形質則事物之攻將干馳萬驟而不能反其源也嗚呼物格則局之視也聲激則局之聽也事牽則局之思也舌鼓則局之言也樂生則欣喜集也苦

纆則悲哀來也好惡相兵也是非相戰也異而出于同同而反之異以繩墨辨曲直也而不知不繩不墨所以為曲直也以氷炭等寒暄也而不知不氷不炭所以通寒暄也噫大道昭昭彌綸于天地間柰何世之人不達也世之人所以不達者喜惡之情為之縛也善者曰吾守是舍吾守何道之有也惡者曰吾守是舍吾守亦何道之有也善者泥于善惡者泥于惡頑然封執而不知聖人之變也曰然則善惡等歟曰善與惡利害則殊矣

要其事為皆出于情也今夫霜露之濡生殺不能廢一也知露之能生霜之能殺而不知霜之所以為霜露之所以為露要之于潤則一耳彼人所以執霜露云者局之于生殺之情也善惡之于人豈異此哉曰然則善惡之情不足辨歟不辨何以為聖人也然則善惡之來各緣其習也薄也厚也隐也顯也人固有始善而終惡者始惡而終善者本末渾然而善者始終渾然而惡者有善惡叅相用者此皆何也曰向吾所謂善惡之來皆緣

其習也者此也始善而終惡是善情薄而惡情勝也始惡而終善是惡情薄而善情勝也本末渾然於善善者也始終渾然於惡惡者也善惡交相用是善惡之情交相勝也曰然則性果無善惡歟曰性無善惡也有善有惡者皆情耳曰善惡紛紛何由復其性也曰夫明覺之人不留善也不滯惡也善惡忘則好惡平好惡平則物我等物我等則湛然無情于其間故能與太虛等矣曰當是之時則與太虛等亦無有為歟曰是何言也

水之止萬物之鑑也谷之空萬物之應也聖人者天下之母肯遺天下之子哉天下之子不可計也非而悖于是者有矣惡而忘于善者有矣非而悖于是惡而忘于善聖人未嘗忘于心也心不安則思有制作行于其間矣紀綱教化所以敦天下之本也典章法度所以開天下之誠也符璽斗斛所以公天下之平也刑法號令所以檢天下之奸也春秋以是為春秋也禮樂以是為禮樂也易以是為易也詩書以是為詩書也噫古之達此

道者皆聖人也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覺斯民之道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舍吾所謂性者無可覺者矣噫聖人没典法淪喪知吾道者幾人也後之世德行不修仁義不著使天下之人泯泯然入頑獷之俗而不自知者皆不知性之罪也有志于天下者可不念哉

師說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他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常一本作五

帝之學求諸傳記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一本作學之名具存法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具一本作日它雖世有取舍于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蹶歟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一本作遷衺糾其強梗其治畧以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庶子以

及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一本作存蘊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飭一本作行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間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廹其淬磨漬漸一本作浸漸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有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一本作戰國如絙石之於將墜其引綴未絶者猶一綫髮繼之

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崩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放壞不至治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員策賢良本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遂號為治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見易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晉魏而下寖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為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

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以來例常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一本作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于學師不立而育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支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脩習之至也如無為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而明且誠也夫天下之才

力訓導而懋勉之猶患其粃冺故七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薫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朽蠹又資材下于數子而欲聽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顛蕿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濶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緜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自名可以治國者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逺人

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茍患其少無如廣學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為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已久今之名門徒教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皆取戾於孔子者其惡得為人師惡得為人師

廣陵集卷十八

廣陵集卷十九

宋 王令 撰

雜誌

招學說寄興叔 乙未

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已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吾學而然將有以與之人也人學而然將有以取於人也吾學而然與之人友道也人學而然取於吾師道也友且師學而不倦者夫木哉木哉安得吾

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木始於萌蘖眇於毫髮計其根萌之徑相長不過以寸及其春夏之綿莔雨露之蒸仍積之日長生之不休彌抱而不可拱焉則休者安其陰息者仰其材睨而上計之千百尋而不可逮視其芽蘖毫髮時豈不過甚而得已耶然而不足猶若也向使其拱把而止則朽折若芽莔然惡在能千百尋哉今夫木生於山林而用廈屋木非能手舉以招言列於人而自謂其材也而又山林之與廈屋其遠勝

言哉而人不能遺斧斤必至焉故木患不材耳安有材而遺者也使其材而或遺則為材益大則世豈能終遺之哉雖然木生自爾也非為材而後生也非為人不以為材而不生也故木有似夫君子吾固曰學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已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謂其衣一本作角而不毛也以其聰明視聽然也視父而知為親聽長而知為順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然而未善視聽焉百步之

間荒忽之外察一芒毛之垂而孰蚊蠅之聲者邾婁師曠之所以異於衆人也然而未及大視聽焉顔子坐而視百世之上見舜之行焉聞舜之言焉坐而視當世見孔子之行焉聞孔子之言焉聞而視一身見過欲萌于無形非欲倡于無心聲故子然自持循且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又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惟顔子為能見也他人固不之見也非惟顔子為然惟舜亦然舜樂取於人以為善取於人以為善是見而取之也樂取於人以

為善是聞而取之也非惟舜為然孔子亦然孔子曰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顏子以之自明舜以之取人孔子以之改過夫人一本無人字能自明若取人與改過豈不為大視聽哉故𨚗婁之明師曠之聽是天與之也顏子之聰顏子之明學得之也天與之故能勝人學得之故能勝天今夫視者聽者纔天與之也然而未如學得之也學得之如何如顏子而已矣如之何如顏子學不倦而已矣大哉學夫今夫一本作之人莫不學一本作莫不好學

也然而未得名（一本作為）好學者猶范之冠蟹之筐耳以其名為而實非也人有能惡（一本作知）范冠蟹筐之心則知好學矣夫道固不遠人而人自遠之苟有求道之心而持之至誠則何可當耶苟為有求道之心而不能持以至誠亦未如之何也已詩不云乎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謂其學道非至誠不能也人皆曰我智過禽獸而視之而未有以過之也故求高不如鳥求深不如魚千仞之山人不勝其高也而鳥常畀之更擇高而巢焉以是人

不得而窺也千仞之淵人不勝其深也然而魚猶溥之汩其深而穴焉故人不得而釣也苟能充魚鳥高深之心而施之學則人能及之者鮮矣夫道無遠而人無不能有遠不能者謂不為也今有人曰吾不能走千里之遠而能反覆百步之間不休則千里也夫未喜子都天下之大姣者也人同以未喜子都為大姣而未喜子都尚自懼未為姣更漸朱塗粉憮憮然唯懼人或美於已而不得(一本作能)美於人嗚呼曾謂好聖人者不及未喜子

都好姣乎然學者亦舍己而先人故夫今之人責人一以義而待己卒以恕責人以恕則人之就聖人也速待己以恕則己之去小人也緩且不知責人不已竟何多於己也茍能以攻人之心而攻己之心則過失不勝其多矣夫觸刑辟而為非禮義者小人之肆者也懼刑辟而不為非禮義者小人之拘不得志者也可以為非禮義而不為非禮義學者之守也情安禮而行安義君子哉惜乎未及好學者也吾學而求為君子者也嗚呼不

為小人之拘不為小人之肆者幾希哉夫人之於人則患有不知有不能問而自為已則安不知而學不能陋夫欺人哉今有疽瘍之在身則求於人而顧去雖撓困折額累百拜而不辭也有不求而為之治而愈則必思謝之至於一本作有過惡之在身而不知求人或者告之則不謝更怒甚哉疾惡之不如疽瘍也斯人而有恥者鮮矣人之為父兄愛子弟皆知擇師而教之至於已身而反不知學悲矣夫惑矣夫

迂說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之者又皆是是也是何勇於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為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是非說

是非人人之有也是非或非人人之有也何為其然指已與人曰爾為爾我為我人皆曰是也智者觀之亦曰是也指已與人曰爾為我我為爾則人皆曰非也智者觀之亦曰非也斯其為是非是也故曰人人之有也於此有人生而未嘗之山也而原藪是居又未嘗聞人說山之為何如也一日客有自山而來者以山之高大語之原藪之人相與笑駭曰是豈有是出吾門適吾野跛足引目而四望之地皆平也何曾為有山則語其為山

者是也謂其無山者非也故曰是非或非人人之有也令人所以能是非原藪之民者以其常見聞諸山也如不嘗聞與見則原藪之民何以異故曰是非不徒於山也夫道則亦有然者矣

交說送杜漸

孟子道性善信其性之善也然其有不善者非其才之罪也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然也有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則信夫純乎哉前吾學者吾師也

吾見其擴已充而習不遠者也吾不知其始為何如然也後吾學者吾之徒也吾多見其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始吾亦為然然後知杜子賢夫人遠者也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是將信夫純者也杜子名漸年少朴茂韜藏不挑抉平日未嘗輙語言與吾居且五年又最為親洽而未見其懈且過也言之有實也行之有信也與吾交而游者多矣未見其可愛如杜子者故吾獨樂朋友之杜子亦猶然乃不輙他人之從而獨

我自待也居相為羣也別相為思也見相為喜也言語相唱答而出處相往來也故悲而同為吁窮而相為謀樂而相為讓去就相為之可否過失相為之扳韋吾獨杜子望而杜子亦望子然也方吾窮困寒餓韋而之東西不旬月必復合于其未合間已共嘆恨而況今而去吾乃久也故序其行獨道其可愛與相合與去可嘆恨而不及所學者吾與杜子素講之熟矣吾知杜子之不吾忘而吾又敢自忘耶

龍池說

距真而西七十里曰六合縣地皆原阜無川澤縣行五里曰龍池池之南居民數十家又有亭以休行者余嘗過而宿焉愛其池之寛遠既而策之又殊渾不可窮極且怪其龍池之謂因求而問之則曰世傳此地舊無池為常人居昔而忽陷焉既而有龍居之也今其池之東北冬寒水涸淺處尚見柱石與遺井在焉以是騐之舊為人居也決不疑矣民四時必具祭否則水旱如旁郡

即不爾則風雹害稼余舊嘗疑於龍今又得此說私怪駭之因退而思之曰天地人三才也上而為天日月星辰在焉而不得下而雜人也下而為地山川草木在焉而不得上而雜天也況又中而人與禽獸哉是各有分定而不可雜以上下也故飛者雖高已上則窮穴者雖畢已深則死而龍者潛而伏淵躍而飛天風雷雲雨動且從焉是其神亦大矣獨能雜出於天地人之間吁亦盛哉今何子然獨居此也夫人非龍曹也地陷真郊人

則陷死龍獨害人而居之安耶祭而有求也所求非所
力則雖祭當不受而民或不祭而龍又當凌風厲雹以
驚禍之耶夫風雨天之付龍者以其能行雲施雨蘇焦
活枯而然爾龍何旱而不用為雨不祭而用是求食耶
江海至大也橫亘數千里鯤鰕共容之龍盡居而且樂
焉而何為齪齪居此與蚯蚓伍也豈彼不容龍而龍私
居此耶不然則龍懼其大而不往也余觀易之乾卦及他
經傳所載凡擬聖人君子則必以龍是豈龍者能利人

而不自私者耶令何乃爾也夫龍者豈盡居此焉耶又將若人者有君子人而有小人人耶

馬說

東郭之兒生而未嘗逢馬意其四足而甚大者皆牛也他日適市而逢馬焉驚而呼之曰是牛何以是斑斑也其聞者笑之語之市人而市人笑之東郭之兒自失焉歸而語諸長者則馬也以是不語者三日東郭之先生聞而過之曰孺子亦有所失乎曰非也吾嘗以馬為牛

既知其為馬矣吾慙而未言將無以見市人也先生曰
噫馬信為馬矣孺子以為牛孺子之過也市人乃能笑
孺子者是以馬云也茍不以馬而以他使是非幾不能
不以牛為馬其於孺子有間乎孺子殆未之學耳市人
固不足慙也

廣陵集卷十九

廣陵集卷二十

宋 王令 撰

正命

語曰子罕言命然則命固聖人罕言之矣自西夷入中國以佛而性命之說始雜而孟子嘗謂人之性善而荀揚者互出以爭之自二子之興而孟子之說益明而今世言性者尤多而詳大要歸孟子則為得而世之好事者往往偷去以附佛而為說然亦言性者未盡也而命

之說尤无言而佛者盡狀人死生終始之迹以籠人而為命而陰陽之家復推步五行之支榦日月星辰之經躔遲速以迎合人之脩短貴賤以為命而愚者自恩死以出其說而信惑之其源蓋始出于惡不必斥賢不必用而人始惑于貴賤矣死有脩短而賢者或丁其短而愚不肖或老而稱年而一本作老而二字而人始惑于死生矣故佛老包妄以為談而陰陽者騁奇以取衒然人之信且惑者大要不知命也夫舜賤而為庶人貴而為天子是

莫之致而至者也然而舜致之以孝使堯之時而舜以孝且聖則命亦可為邪抑堯以丹朱為不嗣而檕之耶以先命而檕之耶而舜避之南河之南舜何為不知命使舜而為知命則避亦詐哉歷者曰歷之數始于易是伏羲而來知易莫如文王也然而文王拘于羑里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憂患而作易哉一本無而作易三字文王之後聖且知易又未有如孔子也孔子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聘七十二國老而後止哉如古之文王孔

子猶且不知命而謂今之星家歷翁能知釋者能言耶借釋氏陰陽之言之然則是人無死非命也人無死非命則死實命之由然而不在人則是桀殺龍逢桀非有罪也龍逢之命之（一本無之字下同）然也桀順天而致命者也紂殺比干紂非有罪也比干之命之然也紂順天而致命者也如是則桀紂不必為善為善不免于誅命之然也跖蹻不必不為惡為惡而死不減壽命之然也幸而釋氏陰陽之言不盡信民則惑而無自立不幸而釋氏

陰陽之言盡信之則當死者不死不得以義責命之由然也當生而死之不得以義正命之由然也若是則上無暴誅誅者命其時也下無暴死死之者命其時也夫然則烏是堯舜烏非桀紂哉嗚乎其亦不思矣夫人之學釋氏陰陽者謂堯舜生桀紂之時則亦為桀紂之暴耶不然則人之命死者何自處之也謂桀紂生堯舜之時則亦為堯舜之仁耶不然則人之命不死者桀紂安得而暴哉使釋氏陰陽之説行而天下盡信以為命則

將見盜殺其父而子不復曰父一本無父字君字命適至然也盜殺其君而臣不復曰君命適至然也不然則不知命而逆天理矣故予嘗謂人不可不知命而不可知非命不可知非命者前之謂釋氏陰陽者之謂是也人不可不知命者知其命之自我云也命之自我云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雖窮賤死而不回亦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一歸于終爾

故曰死生非為命唯其死生之者為命貴賤貧富非為命唯其貴賤貧富之者為命若是則死生有義我不敢茍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有道事父不敢不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也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之命旁推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言命矣在困之卦曰君子致命遂志夫困為無用之世有言而

不信君子尚何命以動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使如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又彌子瑕嘗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命之也不可主倿人以求卿也其傷顔子則又曰不幸短命伯牛則曰亡之命矣夫者亦謂二子之死之短不能盡其所以自命云耳而孟子亦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而桎梏者非正命夫然之謂知命

志述

士之所志不同因以有得失則信然予固不能一也若夫明哲自重之士惟其道之所以而信之猶謂其志有得失余蓋非之而未信也夫士之所趨不同固多而其志則有二利與道云也志于利者禦人而襲其千金蒙惡犯上以盜其國與非其道而枉人之斗筲雖所以取之不同輕重小大之各異然志于利則為之不志于利皆不為也是其志于利則同也夫禦人而人亦禦之蒙惡犯上而不獲任人之斗筲而不得其是曰失吾志云

耳然則是失其志也若夫志于道者得其時抉其道進而行之天下所得吾志者道也富貴豈吾之志哉非其時而道不行于天下去富貴而不居是猶吾之志也曾何損益于吾心哉以是言之士茍以其志進退于世雖大行窮居于勢利則然其為志則一也夫心雖不可必得之于天下豈不可得之于一身哉故曰士未嘗有失志也今之沛然坐人上以享牛羊之食者人視其面盎赫然退而語之者謂得其志故也是人亦謂以吾之得

志故也今褐衣不完飯糟糠啜藜羹以自顧者盖其氣
怫然人之言者曰是其失志故也其人亦曰為其失吾
志故也不知人將志于富貴者乎直將志于道者乎夫
苟志于富貴則誠然苟志于道則余知其兩失也若夫
良志則不然其堅如金石其常如金石其照如日月豈
以外物之接與否遂以為得失哉余觀世之顯者驕而
不見其道于天下賤者失已不能自悦以余考之常兩
失其志如此今吾言之欲求其志者知在此不在彼則

將有得已而已者雖然余亦用自鑒耳或曰孟子之言得志者非歟曰彼以天下言也故有得失余言志之在身者故無得失然歟然則孟子與余言何異哉

醫喻

一邑之醫舉十人一人實能而九人名不能能者嘗任醫不能者嘗任人任醫者如何曰某病也是必砭某病也是必藥曰砭楚而藥苦奈何曰病必砭藥而已如爲置楚苦則死未可諱也任人者如何曰某病也是宜砭

其病也是宜藥曰砭甚楚如可藥易之曰是亦藥可也惡在其必砭曰藥甚苦且奈何曰是亦有甘者耳惡在其必苦以故而不能者常為用能者常不用他日邑長病疇咨左右而可者召其九人之一人焉重数月而病無損又召其一人焉則仍無損更五六而不及能者然後嘆曰邑無醫後之者不尚前不若復召初為醫者已而召之噫是人也何不思使其有可療之道則前固用之矣不待数月而後徒巳也如為無益雖召之將加病

何一日困且憊其子有為能者言則罵之曰醫召固在我是故惡出夫彼吁乃人也何其瘳其于未死也幸

讀孟子

予讀孟氏之書一年而奮奮于旨中二年而縮縮懼不能行三年而退默以吁嗚呼孟氏之道可知矣方周之衰天下諸侯紛起以爭强謀相弱一本作脅弱衆謀一寡天下之士鋒口以起迭兵交戈相捘以一本無以字鬬而不休惟恐殺人之不殘收地之不多屠城滅國之在一本作或在

人後然後天下之君下堂去席引手側耳以顧就其説而謀聽計行故朝而襲人於前暮而人襲于後一勝一負不移踵而相復血骨滿野不一顧者而日磨銛淬鋒以力齊地醜抗不相上下方是時貪狼之君朝敗而暮討巳心疾（一本作忌）口歎謂復恥之不速又聽昏視淫廹於一切之見方此時而教以王者仁義則謂為迂濶而無益于事也必矣辟猶志在逐兔寧肯輟坐以待兔（一本作鹿）又肯信不顧之走墮穽而遇虎耶故三代之季暴亂未

有久于周者無他聖人不出賢者擯逺不聽而中庸之君耳窒目敝樂于所以亡而不悟所以興卒至咽呑銷蕩財六國而秦復暴有之又遂大亂而聖人之言息矣漢興孟子與五經連置博士而當世學者不知先此自西漢賈誼劉向輩號為多言又嘗爭出以謀憂天下而于孟氏之學不切切深造則漢儒之學可語哉自唐韓愈前一本作首倡之後天下日知所向至今則孔孟之學盈然矣然卒有疑者今其言區區欲以百里數百里之國

五年七年之間懷諸侯以有四海復為政于天下又其言皆曰有七十里五十里興者未聞以千里畏人何時如此其難而功如此甚大效如此甚速也而孟子之後學孟子者皆為公相輔有天子之天下而乃至不能治辦務理顛倒而不能條貫舉天下求柔四夷年飢蔬穀不登則民皆殍散烏在其能不以千里畏人也豈孟子利于自一國而有天下以為政一本無此三字而不利為政于天下耶不然虛語耶不然吾何言哉吁

書墨後

班固言墨書七十一篇而今之傳墨者財十三篇耳又其書多非墨所素心予嘗按書傳之雜出者合賢之多無得也然論其大槩亦時時取吾儒裼襲以自出故同是堯舜而非桀紂無足疑也自司馬遷之博聞而猶不知生於何時故云或先後孔子而未知也予嘗評之而謂使翟而先孔子以生則翟之荒愚當得先矜哀而後誅使翟而生孔子後則元惡何待教耶予讀其書至其

所謂絲染篇則益憐翟之昏不明而妄傷人之失習而不知已將習人以失也然後亦疑翟實生孔子前也然翟學之興雖翟固有罪而所由亦時然方周之衰先王之法禁盡廢天下之士爭出而名家者甚衆然翟亦其一爾方此之時先王之道息天下之士皆不知自為學雖仲尼之先之後而道未盡信天下故翟于此時出與間會故從翟者多也然翟之能偷天下以自名豈不為幸耶而予獨傷翟之不得後孔子故不能自有知又其

書傳之不幸而令人信以遲永翟罪以予觀之翟乃不幸也然予獨愛孟子之能第次人曰逃墨必歸于楊今而視之雖害人者有殊差而豈能一逃孟子之言予嘗病世之釋老者則思得楊墨之書以校比其淺深故嘗兼求之而楊氏之言絶矣豈害輕者去之易耶而墨之書雖不完在然要之世傳不盡廢也其書雖缺而其大槩固具存爾夫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豈老之謂耶墨氏明鬼尚同磨頂放踵而為之則佛矣然佛老

之害當世雖同然當世之受害則老輕于佛以是計之又豈逃楊歸墨一本作逃墨歸楊之效耶至于二虜之荒妄雄猾所以資禍當世者計楊墨則其倍又百矣然世之學多謂孟子之後楊墨者空矣而不知老楊佛墨之閉合如此也嗚呼道之不行自文武一本作成康而來其已遠矣然仲尼之後數十年而墨墨數十年而秦秦數十年而老老數百年而佛佛今千有餘年矣而其間特力獨抗撥邪說而自正者財孟子與韓二人爾然又身立無由

道不及天下財空言以待後世則今其道得不絶泯者抑亦二賢之言耶而予嘗觀當世佛老者徒張誕以射愚而人不知其為害者信亦幸矣亦不幸吾儒之道不被不為却掃遠弃耳而亦幸而釋老之無人不然則孔子不復容于今而暴秦不獨暴于古也然世之學者獨奮攘兩手直進不旁顧以鋭于入夷非唯終自愚更左右出以牽獵當世合羣起而助之攻噫亦甚哉予嘗視世之陷佛老者有道惟貪與懦愚不思耳貪故樂為之

誘懦故易爲之懼愚不思則自擇不明合三者于一心則何適而不入耶今子之區區惜翟之不後孔子以生而惡前孔子者非徒愛翟也欲學者之知今而學翟者罪之過翟也言學翟之罪過翟者又欲其知釋老之又甚之也作讀墨

廣陵集卷二十

廣陵集卷二十一

宋 王令 撰

書秦醫後

太史公曰秦醫其智矣乎夫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也彼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醫亦何以為也吾觀世之醫而死者甚多未見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也彼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者其良醫乎其亦智矣乎

書明皇紀後

唐續大亂之後天下困苦人人思休息迨一作逮諸盜殲盡四方無事拋棄弓斧歸復耒耜民始有生心時亦小康至貞觀中君臣胥熙上招下來朝無遺謀民無遺殃而天下治平矣然當世之臣猶失淺近故唐雖暫平而無長久光大之策卒使于古有愧繼之高宗循而不修終無事於天下而武氏女子排房闥出自稱制而天下亦安之豈非武德以來積治承平民方德唐而未思亂也及明皇帝平韋氏戡内難出承膚攬有天下然能多

自勤明又天資神度超拔上世而亦銳意有天下心又開元以來諸臣忠公宣力悉心加之天時連仍吉而不凶故能斗米五錢民行千里不裹粮糇天下既富矣人人自愛護不肯款觸刑辟故連歲決獄纔數十計自周漢而下千百歲巳來語為治平無出貞觀開元也太平既久上志日益銷墮當時窮謀竭力之臣半以老死後來者幸以佞媚進亦以佞媚終然不雄悍狡愎陰為中賊故直者伐拔忠者流逐天下之事靡靡寖敗壞而不

之悟方且伐鼓賡歌曰形咏太平吏潰溺（一本作清竭）幸愛雄牧要官隨意授之不問其賢能何如故內包國忠之奸而外稔祿山之禍又天下久平人不識兵革令守皆常俗吏惟知循奉條章文飾奸隙以窺伺富貴而已故潼關一陷而京師旋溺天下守土之臣如壙土爾誰知赴君死國之為宜然哉及其西遷之初棲棲如旅人以天子之尊數世之德而不能活一妃妾宗族逋棄或且誅死而方抆淚嚱吁以為無甚負天下不亦謬哉迨肅

宗即位計較户籍而禄山一亂所失五百餘萬存者半之吁人死又勝数哉百姓何罪也唐室之衰自此始矣嗚呼明皇帝以積德之後又承豐餘富庶之時如此然且不免一旦之亂又况其不及明皇者可不思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信夫作此詩者知道也非周公吾其謂何

書李勣傳後

論曰隋唐之交天下大潰而所在虎鬬龍争而勣於此

時能牙爪出以自用天下已平矣文皇猶多事四夷而嘗得勣以甘心故突厥延陁之平勣尤用自偉而世主亦多尚之獨君子者有以罪勣也而文皇頓傾心以注勣雖彯鬚有以為勣用者猶不嫌有損以賜之而況其外者耶殆其終盡之言則甚矣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于李勣無恩我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則必致其死力豈於勣猶有遺憂而平時亦以奇御勣耶及高宗廢后之議竟亦得勣力以致武氏移天下然余嘗

病文皇之不果于明如使勣尚為用固已嘗用之如猶有一日之憂尚多其前功則自可休豢之且俾來者無授以柄則已矣如天下方有事顧勣獨有能不若亦以忠死之一本作不若以赤心死之又惡在賣之以収其力哉然如勣雖有用于一切而常不可為文臣謂其未知夫所以愛君也方武氏之議如遂良無忌輩更探沸一本作湯以患勢而勣獨忍不顧雖其心固自有存然亦有所從來也然勣曹終無用假之得其力尚何用之適宜為憂矣余讀

之至此惜其知人常無難而使人常難于知人又病其使人者多不以道也故重言之然至勳之孫敬業竟以兵動武后時而謂為復唐以誅豈非天耶然為人臣者亦不可不知其愛君也

讀石介原亂因書

古之治要自井田之壞百實同踣無復張起昉于衰周以至今日二千年閒其為治平如客寄故靡靡日轉潰腐猶一軀絲百劌雖閒有膚儒碩人摩按吮傅為得養

護旋即剖割以至於肉盡骨出無可柰何猶將觧筋折節抆血視髓破碎而末之止嗚呼獘吾道者不已甚乎於予何從而誅也雖然固有可疑者聖人不出賢者棄之不用而邪駢蠹交相扇蕩而不休又豈孔孟之謂天之將喪斯文與未欲平治之然耶宋有天下行百年名儒六七作然猶逗滞淺近未經絶古雖間得聖人之遺言葯置于大有為則未免泥與匱以是使人不多喜其書及得石公操所留文若原亂明禁等篇是亦欲有為

者也有欲救之言無可救之道吾則謂斯一本作斯吾具不為公操爾惜夫不之用也已

道傍老父言癸巳

道傍老父鬚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過而嗟之老父曰小子何為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餓筋力已疲不能得自休小子不肖竊有志故敢以嗟父曰子來前吾語汝夫畜者求食芻犬者懷葅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天乃亦宜

牛馬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公何為至是父曰時運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負子孫散亡不能見保然則老人者尚有罪耶謝之曰公無多怨歲飢爾奈之何父怒曰飢可罪邪受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而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邪掖其杖而去追而謝之弗復應

段秀實太尉傳作時新唐書未出

吾每讀柳子厚上史館書及太尉遺事再三欲捨而不能也心疑其韓退之直史館時而久不得太尉傳今而得之徒齗齗無奇節又烏覩所謂遺事哉已而疑子厚實獻否也閒取而并之此則柳志耳更為之賛云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方六歲時母且病侍不食者七日及長喜自厚重內敢斷而與人欵欵不疑實剛决者初從安西節度馬靈詧討護密以功為其府别將吏事高仙芝而李嗣業請以為判官得綏德府折衝

肅宗起靈武呼安西兵節度使梁宰不起應秀實見嗣業曰事繆矣天子令而有不從者嗣業亟以白宰得兵五千去赴朔方而以秀實為之助力戰有功會父死以喪去嗣業不可曰公且去一本作爾去嗣業失兩手無能矣起之為節度判官復奏為懷州長史知其州而嗣業卒秀實哭泣營塟之皆有禮荔非元禮見而義之復奏為節度判官及白孝德為使累遷太常卿為度支營田副使而大將焦令諶以田課民曰比秋入我熟一本無熟字會

歳旱以訴不得哀民其窮有死終無以輸乃以狀閲營田秀實書其狀仍使人求柔諶諶怒入田民罵曰叚秀實非我所畏也爾何心謂我畏而訴之叱以所書狀加其背而杖之人二十訖垂死輿以來秀實走睧之泣曰爾窮以我為歸意我脫爾也借我不自能則亦已矣今又苦爾使得杖笞實我為之不在諶即呼水來為洗其血手裂裳帛裹藥傳所創即觧馬使賤以速售得急錢以入令諶而令諶亦不之知軍有尹少榮旁不之平蹴

令諶而罵之令諶聞而大負媿不自食且曰段公仁人我尚何面目見之一夕亦會其卒軍之遷西時汾陽王子郭晞軍客在（一本作于）邠士卒甚亂暴而不加制而節度白孝德亦顧惜自（一本作其）為難聽不加裁秀實不可之孝德曰公言非不願獨汾陽奈何秀實曰公誠能以都虞候假秀實當無不可者孝德喜如言既一日晞軍十七人坐市飲嚻不相平奮以兵舂釀器壞酒出流散秀實急取斬以令市晞軍聞而怒譟且盡甲矣孝德懼以謀

秀實曰無恐也行往辭之因解其一本作解去所佩刀麾御者曰退命一人老而躄者進隨以行入晞軍笈謂甲者曰爾徒取而殺我我徒一老卒耳惡用譟我且來以吾頭授爾爾可不待甲也晞軍大驚不敢害且俾見晞秀實讓晞曰汾陽王于國家有甚盛功雖然為子者可不終為惜愛耶借尚書軍有一旦之變尚書雖自為何如乃惡連汾陽也今尚書兵暴縱無賴取掠恬不為嫌乃至折人手足撞殺孕婦夫軍有甚暴幾日而不大亂邪

晞拜謝之且曰晞之幸以得公教願以軍從公顧叱左右者令解甲去而秀實徐謂晞曰秀實方來時猶未食願得食于公晞辦之而食無疑矣謂嬖者曰我疾作不可以歸矣爾可以吾馬去須來日復來遂就卧晞軍晞敬寢不脫衣遲旦同謝孝德請去而之他以故邠州僅免禍尋拜涇州刺史而尚為邠寧軍之虞候馬璘亦奏加開府儀同三司璘視軍寧有一不合秀實者輒據爭之會有詔璘去軍士心猝揺校有王童之欲得之以亂

間以其謀來白童之以夜晝相約至旦叛矣秀實持不為動徒戒鼓人加于常少促之鼓未四更而夜已曉叛者不及發又焚軍草于場期救者于一本作以亂秀實令中軍曰火且發有動與言救者斬爾戒軍門無入童之救以故又不及亂出一本作旦晝取斬之璘去至鄭賴舉以秀實為思又奏為司馬兼都知兵馬使而吐蕃冦盩厔戰璘軍却虜阻不得歸部校稍稍棄而間來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盡坐之公等奈何以頸迎兵而來邪

諸將恐且拜秀實命統奇兵出張以示虜虜懼解去璘亦賴此得歸及璘疾又奏秀實攝節度使尋拜涇原鄭頴節度使吐蕃懼之去不踏邊德宗即位加檢校户部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元載用事請城原州秀實以方春不宜輟農以土功炎怒降徵為司農卿將行戒其壻韋晤曰吾家過岐朱泚且有問慎勿為受一本作必致饋慎不可受泚果致綾三百晤竟不得謝秀實怒甚晤對不可辭秀實曰雖然終不可涴吾家置于司農堂之梁及

朱泚以姚令言兵反意秀實以楊炎故有憾宜可得與謀秀實又啖之似從且欲陰有以圖而未及得會源休教朱泚以韓旻將兵三千去（一本作共）迎上奉天且圖不利于上秀實謀于劉海賓何明禮等曰事殆矣韓旻至則上不可勝諱公輩奈何時姚令言用賊事而岐靈岳為判官因急盜令言印將為將追韓旻而不果得事且急取司農印倒署之符以還旻旻果疑以囘秀實謂海賓曰旻且來吾屬今不死後亦為泚得猶不若先搏泚擊

之死假弗及不猶快乎海賔然之明禮亦願外為之應

明日泚呼秀實議秀實當戎衣與源休會泚前休語及

泚秀實奮起奪休笏急走唾泚面罵曰狂賊爾身不斬

萬段我恨且死欲誘我反可得耶即以笏急擊之泚窮

以臂自遮不得擊財中額流血以走而海賔明禮不至

羣盜初驚人人自失志未及動秀實曰我終不從而反

可殺我也衆殘之而海賔明禮及焉德宗聞而惜之自

悔曰誰為一本作謂前日不加一本作知哉詔謚以忠烈贈太尉

贊曰自古勇傑奮義之仕一本作士尚矣然遭平時不自得而徒以死者亦多使人人如秀實而死不虛所得可勝言耶以是知士之與時逢者常少而秀實乃能自會如此其死何假嗟耶然人人未嘗不卒以死而人常樂待自盡而不喜死而得義者豈以長短為較耶吾嘗計秀實之死以及朱泚之敗財不及歲月其間源休姚令言輩竟以逆誅以是較之與秀實所得又孰多哉惜乎得自終死而人不食尚不及犬彘惡在其偷日以生哉秀實

之孝仁勇義已自能皦然不待文而後明也雖為之文復何以加之哉故徒傷其死之難得而人常不善擇死而已吁夫

廣陵集卷二十一